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六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四　敬王三年　晉頃九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此為王室而會不書譏其無勤王之實也案左傳會于黃父命諸侯輸粟于周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

侯踵二文鄭虢勤王故事躬御戎馬展義王室晉之不能亦甚矣而其事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子頹子帶之亂皆在惠襄踐位之後王位既定頹帶特為亂耳亂而討之夫誰曰不然今悼敬之立皆在危疑之秋特以太子母弟之故揆禮宜立劉單奉以為君而中外未能盡孚也晉人至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立于乾祭而詢于介衆欲以知二立之當否衆論惟允乃辭子朝不納其使晉尚然而況於海內之人乎劉單

處此豈不謂之甚難乎主少國疑外無晉鄭虢三國之援内有毛召尹三族之爭後先五年更勝迭負使劉單不能以宗社自任中事斂却則子朝之羽翼成而敬王之位危矣論者猶以挾天子令諸侯少之愚不知其説

有鸜鵒來巢

公羊曰記異也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故書或曰鸜鵒來巢事之細者必書何邪曰禽鳥逐氣而還戾氣

所至妖亦至焉魯之地素無鸜鵒今而有焉是陰類之爽其常者也先儒以天津杜鵑而豫知曲學之禍天下則春秋書鸜鵒來巢之意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此以公孫于齊連文故言聚衆以逐季氏雩不必用衆用衆所以戒武何事於雩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或曰魯昭將討季氏子家以為不可既而果敗然則季氏必不可討乎曰天下事固有必不可為者亦有猶可為而不得不為者若魯昭之討季氏猶可為而不得不為者也意如內專魯國之兵柄外交晉之强大夫視篡弒猶覆手耳昭之討之實有不容已者徒以所任非人是以致敗若謂其無故啓釁自取覆亡則不然也曰否則將何如而可乎曰顧所任何如耳意如雖恣睢不道而叔孫昭子剛毅挺特不與季孟

同其歸趨魯國之望於是乎在使昭公推誠而任之舉國而聽之則季氏之權可收也權可收則亦可討也而公所與謀者皆左右親暱與季氏素為仇者志在報復其私慮不及遠何以能濟子家懿伯雖魯之賢公子未嘗預聞國事公將討季氏驟以語之子家以為不可宜也蓋季氏當討而非郈孫公若公為侍人祖所能討也由昭公所任非人是以取敗若曰政在季氏久遂付之無可奈何而聽國事之日趨於下

則非忠臣之言也故季氏當討非昭公所能討

齊侯唁公于野井

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昭公自始即位季氏即閒之於晉五及河而不得入及是失位去魯知晉人之不足仗故孫于齊次于陽州深有望於齊侯之拯也而景公徒行虛禮之唁今日取鄆明日圍成又明日為鄟陵之會卒不能為公圖所以入非其力之不足誠不在焉故耳人以

窮歸我我答之以偽如是更四寒暑髙張再喧禮意頓衰幾欲靡而却之公乃之晉景之不仁甚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昭公之伐季氏也昭子如闞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助季氏而禦公孟氏繼之公徒奔敗鬷戾所為也以傳考之蓋三家合其力以逐君昭子殺人也必不與聞其議而家教不行於司馬致其助亂此昭子所以内慊祈死而即死胡不戮司馬以明已志更為

公思所以為返國計乎嗟夫使斯人而不死與子家
共謀納公必不至遂殞于行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春
秋繼公孫而書婼卒言婼之為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以魯昭故如晉卒于行春秋之書之録其有
討亂之心也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恤
而元公乃能為魯昭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誅逐華
向者而誅魯之強家非天資明毅視天下之惡猶已

之惡豈能及此晉頃齊景視此當有愧色據傳意如嘗妻元公之女相與為姻婭而公毅然欲為魯討賊不顧其私親尤人之所難此所以見録於春秋歟卒于封内而猶地録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以居昭公春秋不書為公故取諱之也夫以魯之君居魯之邑而鄆人不受命必待齊人為之取之也此春秋所以諱也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

所屬齊景有意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公于魯戮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塞已責前以此而誤𦒿今復以是而紿魯勇於義者不爾也或謂春秋嘉其取鄆是故爵之此目其人而貶之也奚其爵義又見三十一年取闞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

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胡文定乃曰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絶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吁論則高矣而非春秋存公之本旨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季氏既逐其君春秋又從而絶之是逐君者無罪而君可絶也蓋次于陽州

為公諱奔而亂臣之罪有不待誅斥而見矣然以自孫自次為文者亦譏公有以自取也書齊取鄆見魯君之失民心待强國之力而後得之非絶公也書公居于鄆公在乾侯正所以存公于魯而繫臣民之心而曰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無乃非聖人書法之本旨乎

夏公圍成

成魯孟氏邑也而公用齊師以圍之圍之而得猶為

不武圍之而不得其恥滋甚春秋書公圍成著公之急近利而昧遠圖首禍者意如預於亂者孟氏為昭公之計當貸畔徒以離季氏之黨今乃先以成為討所以堅二家附賊之意而公無返國之日矣蓋齊人取貨於季氏巧為此謀景與昭墮其計而不之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或曰衛獻公甫去國孫甯即立剽而預于會今魯昭公雖失位而意如不復敢為已甚其猶有悔罪之意

乎曰否以季氏平日之無忌憚亦何所不為而周公魯公自樹立其國者典章猶在亂臣雖欲為孫甯之所為勢有所不得也或以為齊景取鄆圍成會鄟陵有以伐其無忌憚之謀是不然齊景懦而少斷孑奪制於臣下彼季氏固有以知其無能為奚憚焉今為此會辭曰以公故亦藉是延引歲月魯賄朝入齊師夕旋用心不剛為善不勇故嬖倖之臣得以入其邪說是行合三小國會且有盟欲何為哉魯君所以栖

遲于鄆困躓于乾侯齊景之聲音笑貌有以誤之也

春秋備書以譏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也昭王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言王位已定尹氏所立者篡而非正也至是書天王入于成周尹名毛以王子朝奔楚言王入而朝出以一入一

出而辨内外明正簒春秋所以存周也不書京師而書成周京師以衆大言成周以朝廷言敬王由狄泉而成周故書法謹嚴若此或曰狄泉在王城之内王未嘗出也而書天王入于成周何歟曰成周者王者之居朝廷所在也自朝廷而言則狄泉為外書入所以奠王於位也始書王室亂著亂之始至此書入著亂之平入王于周而諸夏始有所宗矣嗟夫劉單二子之所遇亦難矣乎當王猛之始立二子以王出入

難矣而未甚也及王猛立未幾而卒又立其母弟名
體未白中外猶疑二子獨以身而當之存亡安危繫
於一髮不謂之甚難可乎當周之既衰大臣以宗社
自任若劉單者幾人哉春秋始書劉單以王猛居于
皇以王猛入矜其所遇之難所任之重書以與之非
責之也及是書天王居于狄泉天王入于成周不言
劉單之以之所以正嗣王之名體釋劉單之重權以
為時當艱難則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為嫌王位

既定則當退安人臣之分而思所止前後書法輕重抑揚皆出聖人之特筆其垂法示後之意深矣杜元凱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徙下都下都者瀍水東也傳不見有徙都之明文蓋王城者洛陽城也前此王猛雖入于洛城與子朝分東西而處今子朝遁去敬王乃得奠王位正朝廷之體故言入于成周王城縣洛都而言成周以朝廷而言初無徙都之事大率王城成周乃京師之異名入于王城未能正天子

之位故曰入于王城既正天子之位即云成周入于成周正王位也義又見三十二年城成周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劉單之以王猛以之正者也以居于皇以入于王城春秋矜其難而許之以大臣之節尹名之以王子朝以之不以正者也故其立書立其奔書奔立之罪之也立之而又挾與俱奔春秋所以誅也此書法一以字在劉單則為褒在尹名則為誅特以其所輔者正

與不正而已苟立之正者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責其專廢立則立之不正者又何以加之罪乎奔義已見成十二年周公出奔言周之簒賊楚不當受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義已見前公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公子光弑之光即闔廬

弑僚者公子光也而稱國以弑何哉吳讓國也僚獨不讓以是召亂故稱國以弑此稱國以弑之變例也吳雖越在蠻夷猶有太伯之風壽夢之子長諸樊欲

以位而讓其季弟札爲其序在季乃以授之次弟餘祭將使餘祭授之夷末夷末授之季子夷末終季子逃而去之則夷末當以授之諸樊之子則光也夷末負長兄之夙約而私以與其子僚之立雖有父命實乃篡也於是光弑僚而代之光雖有弑君之罪而位乃其位故春秋略弑賊之名氏併見夷末父子取非其所當有其著義甚明也烏乎以此垂訓猶有受位於其兄而殺其兄之子併及其弟而以天位私於

其子者豈不痛哉

楚殺其大夫郤宛

此讒人費無極所為也楚平事虔而弑虔立比而弑比懼羣下之圖已爾費無極使之伺察羣臣自太子以下國中之良無得免者昭王繼之猶不悟其姦郤宛又以是死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是會也據左傳令諸侯戍周且將納公范鞅取貨於季氏辭小國而以難告愚謂戍周王事也不當與魯事俱出令納公霸討也不當與王事俱會諸侯晉比無賢君權移于强族之大夫既不能翊成周之危復不能拯魯君之困姑合二事以為會誠不在也亦徒具文而已矣春秋於晉宋衛三大夫皆名以序之言其罪之有在也宋衛之君鋭意納公而祁犂北宫為士鞅惡言所怵逡廵引還此所以皆在可責三小國

無能有為故皆人之人之者微之也嗟夫齊景為鄟陵之盟而梁丘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懵然無所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我孰知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不悟抑亦愚矣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讋內盜之膽而齊晉之祚猶可延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邾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夫快邾之賤者不足録也春秋所以録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是時公孫于齊居于鄆諸侯之人莫不切齒季氏之逐君意如乃待討之人略不知戒懼納諸叛人以濟厥父之惡三十一年黒肱以濫來奔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故春秋書

納叛人書叛人以地來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公居于鄆者凡四公在乾侯者凡五如齊者三如晉者再皆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存公于魯而繫臣民之望正季氏無君之戮亦以大責天下方伯連帥而不能為魯討賊者也舊

史乃魯人諂季氏之史著公之罪絶公於魯豈能拳拳屢書以存公為事以為因魯史之舊文者過矣書公如晉次于乾侯責晉也齊不能納公猶能致其恤患之文至晉則拒而不受晉尚謂盟主乎厥後六卿敢于分晉蓋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髙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野井之唁虛禮也鄆之取成之圍鄟陵之會虛惠也公猶朝夕立於齊庭而弗悟及飲公酒使宰獻而請安公於是始悟其卑已至是髙張來唁稱主君以致命比公於大夫公始去之而之晉其去亦已後矣嗟夫晉之諸大夫亦齊之梁丘據晉頃之懦而無立視

齊景有過之無不及焉去齊而之晉去晉而復適諸侯必無有為魯君討賊者矣此春秋之叔世降而愈下桓文之轍跡埽地無餘豈惟魯之病之舉天下之人皆病之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之潰季氏為之也季氏閒公如乾侯誘其民使之

潰而歸已春秋之書之誅季氏也論者多歸咎昭公之失民愚曰不然昔司馬氏以篡竊之餘過江百年而民之思晉者如舊魯以周公魯公之遺澤豈不足以固結其民昭公在鄆曾幾何時而百姓忍於叛而去之此季氏凶威之所脅非民之罪也亦不可以此盡責其君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曰存公也或曰前此居于鄆歲首不書公在今

而書之何邪曰鄆魯鄆也公猶在魯之境内是故歲首不書必如齊如晉至而後書如公之至於國中也今鄆為賊臣所誘以去公露居齊晉之間於是歲首始書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以頒朔也歲序更新吾君失守宗祧越在他國之境書公在乾侯若公之猶在國中也所以敎天下後世為人臣者當國家多難人主播遷常如威顔之咫尺其上盜賊亂竊不能為之移奪夫然後無愧於人臣之常分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定公立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介于中國東陲之間桓公之霸也嘗為中國用非楚之與國吳闔廬既弒其君又怨徐人之納亡公子以是伐而滅之吳實無道與王僚之滅巢其事異矣書滅徐貶也徐子章羽不能死以守逆而求免焉凡國滅而奔者不名徐子以名書為其不能死社稷而

逆吳奔楚僅為偷生計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意如魯之賊臣也晉人欲伸其霸討乃先與之為此會春秋之書之責晉也誅荀躒也晉自悼公因羣卿而得國好惡予奪悉出羣下孫林父逐君立君身負天下之大惡悼既不能討乃更列之於會直置其君而不復顧自是以來諸侯之大夫不復知有君犯上

作亂益無所憚重以平昭頃庸弱相繼晉遂失霸失其所以維持世道之具也若季氏者自宿及意如外交晉大夫倚以為援專制魯國怙亂逐君魯昭在外六七年晉人復以獎林父者而獎意如悼實啓之晉定公者不知其何如主傳謂其將以師納公其亦有志於名分者范鞅荀躒復從而沮止之意如魯之罪人晉將伸其霸討躒也乃與之為會既會之而後與俱見公黨亂臣而抑其君昭公之辭愈無以自伸卒

死于行矣愚每謂春秋降為戰國始於晉悼成於平昭極於頃定名分埽地國與之俱悼實始之夫既亂人之君臣已之君臣亦從而俱亂悼何以辭其責讀春秋者惑於左氏之浮辭譽悼過其實不得不辨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頃為扈之會將謀納公沮於范鞅晉定始立即欲以師納公沮於荀躒荀范惟貨是徇而二公不能斷

以已意赫然發憤名會諸侯與俱問意如之罪非其

力之不足權移於下動為所制有志不獲伸也或曰

意如之往乾侯也子家子勸公與之俱歸衆從者持

不可是時意如身至乾侯既伏其罪公可以歸乎曰

此躁意如之本謀也公在外請於一二大國猶將有

討一歸魯國則意如掌握中物雖歸不能君矣傳載

子家所以告其君者乃曰一慙之不忍終身慙乎夫

以一乘入於魯死生禍福皆制于賊臣是豈特一慙

而已矣以慭而歸尚可得而歸乎此魯史謟辭未必果出於子家

秋葬薛獻公

冬黒肱以濫來奔義已見襄二十一年昭五年

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地來奔左傳所謂三叛人名者也黒肱不書邾闕文也賤而書名所重在地此傳者之說愚謂春秋有書名以著其節者有書名以著其罪者以地叛君惡之大者故書名去族以正其

罪非重地也正其以地叛君之罪也不以叛書為魯諱也左傳謂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以齊豹殺公孟春秋書盜為求名而不得三叛人以地來奔為欲蓋而名章豹志於為亂本無求名之心三叛人以地來奔彼固不求其名蓋春秋書名以正其罪耳然是二言者實有得于春秋用法之意在當時固有求名而不得欲蓋而名章者矣如宋督從君于死而不與之以死節之名求名而不得名之類也趙盾預

弑其君欲避首惡之名而卒罹于首惡之罪欲蓋而名章者也此類甚多不悉舉乃若公羊所紀邾婁叔術之事謂春秋通濫爲國以存賢者之後齊東野人語耳姑置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杜氏謂在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闞者魯

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迨今六年因謁

闞遂入之先公墳墓所在而以取書志賊臣拒命公

欲入而不能得至用衆以取之耳前書取鄆圍成此

書取闞皆所以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皆

致其討於季氏也

夏吳伐越

此著吳越之迭為盛衰也吳方抗衡荆楚睥睨中夏

而越已議其後矣自是吳楚越鼎立不相為下乃中

國自治之歲月而齊晉二大國皆為强臣所操葢自是而後天下之患在强臣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叅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周霸政之僅克舉者也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義盡於此諸

儒之論有以為貶者恐未然也蓋京師之與成周皆
尊名也自周家盛時已有成周之號高郵孫氏乃云
不書京師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此以王風黍
離降從國風之說詩春秋取義不同不必强求其合
春秋之作主於尊王諸侯城成周亦人臣職分之所
當為夫豈以是故而同周於列國乎或曰一京師也
而春秋所書曰王城曰成周曰京師何歟曰自諸夏
尊天子而言謂之京師自天子臨制萬國而言謂之

王城自朝廷百官王宫宗廟所在而言謂之成周隨所施而當京師王城成周一而已矣似非褒貶之所在或又謂瀍水東為下都敬王既定子朝之亂遷都瀍東是為成周前已辨之敬王遷都傳家初無明文成周者京師之異名何下都之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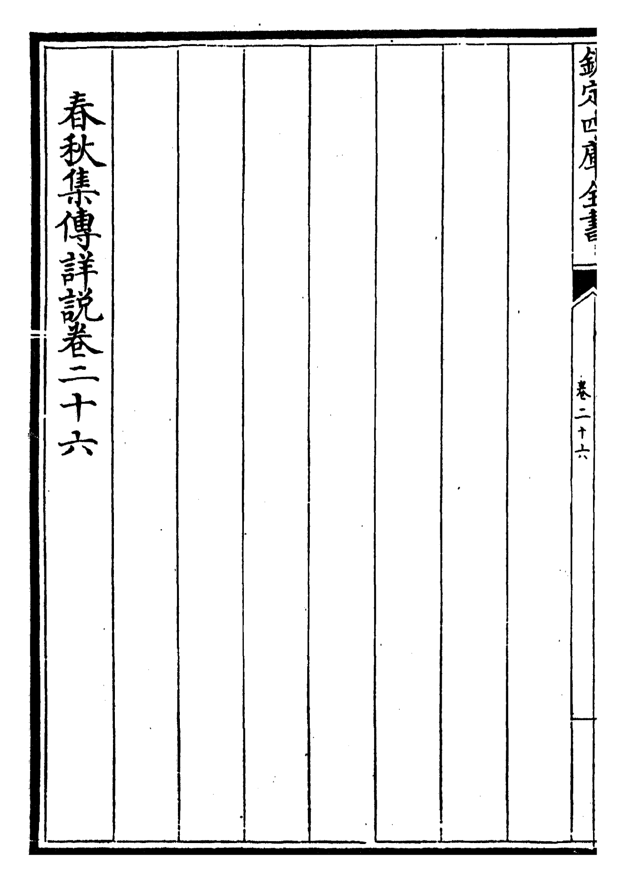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習於周旋揖讓之儀當時有以為知禮者而在喪不慼娶同姓而不以為嫌大本不立浮文雖勝於

禮何有哉乃若忽季氏之專魯思欲一創治之固人君當為之分以是為過則不然也當是時宋之華向魯之意如皆世大夫盤錯而不可治者宋元討之而克宋以無事魯昭討之而不克坐是失國出奔終於不復蓋有幸不幸存焉二君中才庸主初無以大相遠也又以後世之事而言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元魏敬宗之戮爾朱榮與後周高祖之誅宇文護皆奮自獨斷不謀之臣下彼非不知其事甚難有濟與否

而迫於宗社之存亡死有不避後周討之而克天也元曹以是殞厥身蓋亦有幸不幸存焉故君子不以成敗論事使昭公能正身端本委任忠賢不與近習小人共其謀慮季氏猶可鋤也必謂意如秉政數世有臣有民徑欲置之不問則非為人子孫纘祖承家之道也愚觀夫子平日言論與春秋始終書法于昭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蓋深責晉人之獎亂臣而抑其君使昭公至于此極也胡氏謂書圍成書取鄆為

絶昭公于魯吾不知其説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　俟

春秋集傳詳説卷二十七

宋　家鉉翁　撰

定公上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敬王十一年立是歲晉定三年

元年春王

穀梁曰不書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胡文定曰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

所命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或曰子惡之弑宣公之立襄仲立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卒定立季氏立之而春秋不書正月何哉曰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頒於國中者也惡死宣簒是雖為簒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為君頒朔於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是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明正朔非

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
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令公已卒於外嗣子為賊臣
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
廟非賊臣所得頒也此春秋特立之變例前所未有
也公羊謂定哀之間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愚謂春秋明義討賊終始如
一豈有習其讀而不知其罪者哉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人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仲幾不受功執之是也而春秋有貶辭何哉穀梁曰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愚謂霸討當用之於外而不可施之京師魏舒韓不信當以仲幾之罪告於王王命之執乃執之而歸於司寇夫然後盡人臣之義今執之京師不請於王不歸之司寇此用霸討於天王之側無王也仲幾之不受功無王也晉大夫不以王命執仲幾亦無王也是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略晉大夫之罪此聖人之

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前日書會諸侯書城成周言

諸侯各率其職而城王城也今執宋仲幾而書京師

尊京師而正晉大夫無王之討也京師衆大之區天

王在焉陪臣專戮而弗請是故書京師以正之彼謂

定哀多微辭其不然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一年不二君者常也一年二君者變也昭公之喪以

是月稅輤定公即以是月即位是一歲而二君也故

春秋書前公之喪至與後公之入立以示其變著魯國非常之禍亦以見定之立非所當立而立也春秋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以為預聞乎故桓宣是也若昭公之薨於外雖非弒死而其禍視弒無以相遠謂之正終不可也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而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意如逐君君既死於外又廢君之子而立其弟廢其所惡立其所善廢立由已罪大惡盈中國無王莫之討

之而定公之立則非所當立而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敢當偃然自以為已之所當得是與簒亦何遠哉春秋書公即位從桓宣之例絶之名教夫豈與之以即位之正哉喪至六日而後即位見予奪遲速惟賊臣之意春秋書之亦以誅之也沈子以為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此其常也定所以立非此之故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呂氏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君足矣必曰葬我君某公者隆君臣之恩盡忠愛之義資乎事父有父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不見特於昭公為大有警動於其臣下者此論得春秋書我君之意為人臣子者當有味於斯言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公薨於外魯之大戚而意如以為獲神靈之祐為煬立宮煬者伯禽之子廟之毁久矣賊臣以其私而立之推其無忌憚之心其何所不為使定公強於自立登進忠賢與之共謀魯國意如猶可翦也叔孫昭子不以豎牛恩已殺之如孤豚定公視叔孫其亦有愧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者以此十月為夏正之八月以冬為秋必不然也

古今地力無以相遠五穀成熟之時大率相似夏正八月稻粱稑穜之在田未收者尚多隕霜何以不殺他稼而獨能殺菽乎如使今茲八月隕霜稻之華而未實者皆損必無專殺豆苗不及餘穀之理以是而觀則此十月當是夏正之十月菽豆也孔穎達䟽以為耐霜之穀夫所謂耐霜云者為其見冬而猶存今楚蜀之地豆有得霜而飽熟者正穎達所謂耐霜之穀穎達魯人其言如此是知中原之地有此耐霜之

菽爲十月霜所摧以是爲異耳

丙戌九月十二日瀛野降霜屋主人趙器之兄弟自野外而歸云霜降蚕豆盡損予問云豆何以至今未收曰此豆方欲結實被霜所損今不復可實予又問云此豆結實當在何時可收器之兄弟云若不損十月半可收予因書其事示諸朋友俾知穎達之言信而可徵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此雉門災延及兩觀也魯國僭天子之制雖成王所賜而夫子每不謂然是故修春秋明王法數致意於此如卜郊用羽及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皆是也子家語昭公曰諸侯之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乗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制也不言成王所賜蓋所賜而得用者特郊廟之事及後世子孫無所不僭蓋有出於成王所賜之外者矣書雉門

及兩觀災因災而著其僭制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書災於上書新作於下言當天災之後宜加貶損而又增崇之是以譏也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為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涖其臣民者一朝化為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

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為不足畏也書新作睹之深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傳皆不言其故説者謂意如不請之於晉而立定公故晉怒而辭公及河乃復愚以為未得其情也夫意如所以死昭公於行擁定公以篡皆晉大夫為之羽翼晉君木偶人耳豈能以意如為怒辭魯君而復之乎蓋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

之一切惟已之聽昭公惟不能堪所以陷於大禍定公俛首下氣苟焉以君位自居僅克自全而國非其國矣至河乃復者意如之所為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子即位未踰年甫葬其先君即與魯大夫為會迫

於魯而出非獲已也三十二年黒肱以濫來奔邾日益蹙是以為此盟魯君不躬往而使大夫會之是將為叛盟計耳春秋書邾人之喪繼以仲孫之盟責魯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而見襃貶者齊晉兩名陵之師
也齊桓以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亂之功
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
有為也蓋奉辭伐罪仗義而必往夫然後稱其為伐
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公望是
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是會左傳以為蔡
侯所請是時王命不行已久晉政亦衰列國之君翕
然來集者十有七國此出於人心同外楚之意而晉

君不能君其臣各為其私計有虛十有六國來會之意春秋深致其貶義甚明也是冬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楚之大功春秋貴之學者知柏舉之為襃則知召陵之為貶也

附見聞之師曰蔡昭侯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讎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貴蔡侯也是義也穀梁知之故於東國之入楚而曰王父誘而殺焉

父執而用馬巳復奔之春秋是以貶正謂大讎未
報而朱與東以楚為歸是以責之知朱東事楚之
為非而後知昭侯敵楚之為是此春秋微㫖之所
在論者不過謂滅蔡者楚虔復蔡者棄疾今不當
報之棄疾之子殊不知楚之復蔡復其名而制其
實大讎未報朱與東又繼死於楚昭侯亦將不免
此其所以勵復讎之志春秋所深與也平王不能
致憾於犬戎魯莊不能致憾於齊襄春秋所深責

以是起義而垂訓故復九世之讎者滅國也而不以滅書蔡先君受毒於楚若是其烈為人子孫者所當自力以圖報夫豈曰事已易世而非已之責乎左傳謂昭侯以羈留之憾而有請於晉吳以為是役失春秋録蔡之本旨故不得不辨義又詳冬柏舉之戰

及五年歸粟于蔡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此蔡人以晉之命伐沈而滅之也春秋書於會之後

盟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會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爲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滅國之罪或曰沈子惟不屈是以死社稷名之何哉爲其從夷也沈爲夷役舊矣今諸侯皆向中國而沈獨附楚名之所以夷之也然蔡不自知其危滅人之國而殺其君爲晉之快不仁甚矣其後雖有大功於中國而不獲令終良以是夫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由又反

晉人大合諸侯而不能成尺寸之功書侵楚所以微之也但前乎此王人與於會者皆與諸侯同盟此劉子與會而不與盟故書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志劉子不下與于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諸侯無故遠涉敵境危之故以月致

劉卷卒

案左傳卷即蚠也自王室有難以來劉單皆書子實行宰相事今其卒乃以名書春秋必不然疑脫一子字陳止齋曰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八國之師伐楚俄而劉子卒春秋蓋深悲之

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卷焉春秋特書其卒所以褒也愚謂合十八國未必皆出於王命然劉子當艱難之秋擁立二君外排羣醜卒安宗社是以有大功於王室入春秋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見其比故特書其卒葬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義併見下柏舉之戰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不能救而用師于鮮虞春秋既貶之矣自是以來楚勢少戢而晉終不能以安中國爲事今三以師伐鮮虞棄百年之霸業逐一方之小利若晉君臣可謂無復羞惡之心矣或曰春秋於其始伐而貶之於再伐三伐而不復貶之何歟曰下文書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崇蔡侯進吴子所以黜晉霸而儕之於列國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是役也吳子興師救蔡春秋不以救蔡書為其所闕者大救蔡之義不足以盡之也亦猶晉文救宋而不書救以城濮之戰關於中夏之盛衰救之義不足以盡之也書蔡侯貴蔡侯也書吳子進吳子也書楚人賤之也城濮之戰柏舉之師春秋褒之而無貶也論

者以一及字而爲拘妄引傳文汨經旨殊失春秋攘
夷安夏褒功罰罪之意故不得不辨或曰吳强國也
蔡弱國也小不以大弱不以强令吳敗楚師而春秋
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何哉曰此大蔡侯攘楚之
功而黜晉霸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上勤天子之老無
成績之可書而蔡昭侯一念之烈志復世讎請于晉
不遂請于吳遂以吳師伐楚敗而入之爲中國刷數
十年之積憤爲蔡先君復三世不共戴天之讎其功

大矣其事偉矣春秋特見之書法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非録蔡侯而何非進吳子而何春秋書以師者三惟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為襄桓十四年宋以三國伐鄭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皆貶也雖然蔡非吳之與國所以一請而遂從則以子胥故耳子胥欲復其父兄之讎蔡昭侯亦欲復其父祖之讎其精意至義足以動人悟物是以闔廬信之為之空國以行吳師雖強非昭侯子胥挾其大勇以為之先豈能

建立成就如此之偉乎或曰昭侯隱太子之子憤楚人之殺其祖戕其父毀其國起而圖之固義之所不容已然禍蔡者楚虔復蔡者楚平事歴三世讎其可解乎曰父之讎子必報無時而可解也況楚平之復蔡雖復其號陰制其國蔡之二君曰朱與東入楚而不返昭侯亦見拘三年以賂得釋復之之德輕以虛滅之之禍重以酷仇人之身雖殞而仇國猶在不報之於楚將誰報乎傳者謂昭侯以一裘一佩之故為

楚所拘返而沈璧于河誓言必報此非深知昭侯愚覩春秋書法所以録昭侯者甚大為其能挾大義復世讎為中國攘楚刷恥有晉人所不能為者是故貴之若曰逞羈留之憾志於必報是特一朝之忿一夫之勇春秋何取焉學者試以是觀之

楚囊瓦出奔鄭

自楚昭繼世舉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内外離畔莫有鬬心楚由是有入郢之禍令國破

君逃囊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為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於柏舉既敗之後繼書囊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事而以身免也

庚辰吳入郢

前書吳子褒之也此書吳入郢舉其號以貶之也穀則謂其入郢之後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其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有甚於楚之入陳故惡而貶之

之後不與楚同楚則斷無可霸之理矣吳猶可霸也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正楚莊共靈以來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為有聲動于遠近霸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吳之君臣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喜諸侯之能歸粟亦喜蔡人有以受諸侯之粟也歸之為言出於人心之所同不待勸勉而各以粟歸也蔡出攘楚之大功諸夏敬而服之因其饑且以備楚之故國内虛咸致粟焉前此諸侯有災盟主為之會諸侯如澶淵歸宋財之比者有矣然必待盟主命之非出於人心之所同今歸粟于蔡小大一心人無異意春秋是以貴之杜氏以為魯歸蔡粟非

也當從穀梁義

於越入吳

杜氏以於越為發語聲非也范氏曰於越俗稱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愚謂於越者越人之本號書於越賤之也前此昭五年三十二年越見於經不書於越自是至春秋終皆書於越賤其為楚用也吳以中國之故興師伐楚越乗其虛而入之實為楚故是以為春秋所

賤據傳秦人大興師救楚使子蒲子虎將而前不書亦外之也論者謂凡救皆善其義䟽矣蓋伐楚天下之大義攘之者國雖小而必録附之者國雖大而必誅此春秋遏𢦤亂之常法或者以越人自更號如楚之前荆後楚是不然楚之名大于荆其僭而更之也於越之名陋于越乃俗稱之本號討之是故賤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或曰䡖之死不書討之也遂之死去族亦所以討也

意如之罪視暈遂無以相遠而卒之以常禮何哉曰志定公不能為其君兄討賊而遇意如加厚暈之弒隱遂之弒惡桓與宣預聞乎弒故不以討賊責之而書即位以絶之今定公之立雖非預聞乎逐君者而懐賊臣之私遇忘君兄之大讎不惟不能討而所以飾其終者加厚於他人故春秋卒意如以大夫之常所以志魯定黨賊忘君之惡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義見四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自許鄭為鄰國鄭人朶頤於許幾二百年矣蓋自隐十一年鄭莊率齊魯伐許入之猶懼王誅之或加入之而不敢遂以為有偶其臣與許叔分國而處將以有待也未幾鄭有内亂許叔因之以復其宗社許之毒於鄭其來遠矣成三年鄭人一歲再伐許春秋外

之書鄭伐許今中國無盟主諸夏罔所依憑鄭人肆其不道滅同盟之國翦大嶽之後鄭之罪大矣春秋前既外之此復重有討焉或曰春秋於滅國皆罪滅之者不罪滅者蔡之滅沈鄭之滅許皆兩坐之何也曰滅國者固可罪而從楚者亦可罪也許與沈皆始終從楚而不自以為恥者也書名以歸義其在是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桊左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

周鄭為出師肆王畿之六邑晉人命魯討之則王事也而春秋書公侵公至其隱略殆有貶也初鄭莊得許以讓隱公公不敢受鄭亦不敢以為已有今鄭人以許為滅公之侵鄭實為爭許計其不專為王事出師歟既不能拯許於已亡亦不能為王敵愾憧憧往來何益哉而斯與何忌乃如晉獻俘以王命征不庭不獻俘於王而獻於晉又春秋所惡也吁鄭人滅同盟之國又與亂黨侵陵郊畿舉中國之大莫有能聲

其罪而討之者世變之降遽至於此然後嘆齊桓晉

文之烈為春秋不可無之人也

附見是歲天王避儋翩之亂居于姑蕕明年劉單

以晉師納王王入于王城春秋不書豈無意乎東

遷而後天王四出始者惠王以子頹之難而出其

出其入皆不書為王諱也及襄王以子帶之難而

出書出不書入悼敬二王以子朝之難再出再入

春秋詳記而備言之且曰王室亂言其亂形已兆

猶幸其出而能入也至敬王以僭嗣之亂再出遂不復書始之不書諱之也終之不書非諱也蓋閔之甚憂之甚知其終不能以自振於是爲之廢書是時中國失霸强暴並興强臣世大夫怙亂相煽晉齊魯宋皆有危亡之證而王國大亂相仍無以表正中夏春秋胥爲戰國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義已見上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春秋書執行人皆罪其非所當執而執也臯鼬之盟無能有為諸侯皆散惟宋事晉不改於舊乃反執其使蓋晉之諸卿惟賄是從賄所不及禍隨之耳然使祁犁挺然自立如叔孫婼之在晉彼范鞅雖賄若我何哉

冬城中城

穀梁以為三家張公懼而修內城夫三家所以専魯非由城郭之不治甲兵之不繕正由君失其民季氏

收而有之亂作於内無以為扶救策雖繕完何益哉今家臣内叛蕭牆之患少戢魯君欲收其威柄在於任賢植本布德宜民城非所先也春秋書城中城譏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取鄆以居公本齊景之善意鄆潰而取以自歸則為利也齊之取鄆固非而仲季之圍亦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

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交兵連歲季仲實為之也春秋書圍鄆不書伐齊為景公諱耳景公不以鄆為已有卒而歸之魯春秋所録也季仲氏同惡相濟則春秋之所惡也比而書之所以誅也義又見八年九月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于鹹于沙此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晉君不君六卿為政霸權盡失楚敗幾亡吳雖勝而無紀環視一世可與言霸者景公一人耳而景也見義不為乃欲秉機以襲霸無是理也夫所謂盟主上而尊王次而救災恤患先天下之所難然後有以服人而成其霸業魯昭為強臣所逐景公雖為之取鄆圍成為鄆陵之會辭曰納公卒不能有所為而遂已今天王避僭

翩之難出居姑蕕且二年矣景復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强人之從我非其心悅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蓋景公之賢大夫惟一晏子雖從容進規多所補益而未嘗身任國事豈能如管仲之於桓公狐趙之於晉文君臣同心以安中夏尊周室為己任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以經而言執其行人加之以兵脅而與之盟脅盟也以傳而言齊求于衛衛侯畏晉私於齊侯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與之盟蓋盜盟也脅盟且猶可鄙而況於盜盟者乎齊以詐而求盟于衛衛以詐而同盟若是而得諸侯曷如其已也嗚呼若景公者德不及秦穆而才智出晉襄之下雖天資和雅可與為善而朝無一君子共圖國事欲踵桓公之遺烈難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義併見公兩侵齊

魯昭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罪今昭死定立意如已迄天誅乃忽興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為而不為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矣是時齊人已得鄭衛欲求魯而不可得是以為此役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或曰齊人已得鄭衛欲求魯而不可得是以興西鄙之師啓釁者齊也公之報之亦是理之當然而春秋自正月至三月再書公侵公至若有貶焉何哉曰齊之伐我爭諸侯於晉也我之侵齊至于再將以是深交於晉也伐者固非侵者亦未為是也前日昭公在

難齊猶能為之取鄆圍成會郪陵稍見其恤災之意晉人漫不加省黨季氏而死其君於外者晉也定公與其從齊不猶愈於從晉今也自正月至於三月再以師侵齊此以遂季氏之私於國何有而況是時意如已死斯之羽翼未成定公儻能倚齊以為外援季氏可翦而魯國猶可為也不知出此而汲汲焉事晉惟季氏之所欲為而強家之燄暫戢而復張矣惜哉義又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或曰是役也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書救何哉曰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棲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狥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存亡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以内交於季氏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春秋是

故不與之以救

秋七月戊辰陳侯揶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霸者之師所貴奉辭伐有罪伐其所當伐則受伐者伏其辜而諸夏為之聳動當伐而坐視不必伐而輕舉則適所以名侮焉耳鄭有大罪二滅許也僭翢之亂乘而侵犯王畿無王也晉人視非己事不復加詰今以其從齊動大師以伐之又因而及衛皆以從於

齊故當王事則屬之魯當已事則親帥以前是故春秋不與之以霸討動大師而書侵貶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懐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始逐君者季孟氏也公在鄆而伐鄆者亦季孟氏公已殁而侵齊圍鄆者亦季孟氏也今為晉侵衛斯與何忌復共總兵以前春秋前後聯書以見二氏比而

為惡共握兵權以脅制其君不若叔孫氏猶有昭子之風不盡同於季氏也其後陽虎執季斯復以孟氏之救而免若何忌者其季斯之死黨春秋比而書之厥有旨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傳謂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公羊亦曰文公逆祀去者二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皆以為正

僖公之逆祀愚竊有疑焉蓋自僖至定凡五世矣謂陽虎欲以升閔降僖而從衆人之望似非時事之所先且從之為言以後從先之義謂從祀為順祀亦未必合春秋書法之旨蜀前輩馮公山獨為之說謂昭公薨於外季氏喪之不以禮既絕其兆域使不得同於先君其主久未得從昭穆而祔於廟及是陽虎將有討於季氏始以昭公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戮之以快魯人之所同欲是故書從祀此馮公山

說也得春秋從祀之旨矣或曰從祀正也陽虎為之正乎曰季氏追仇其君於既死之後葬不以禮祔不以禮定公不能正舉國之人皆不能正虎以家臣而正之使其心純乎為義而非有他志固聖門之所許而虎之志則在於為亂是故春秋書從祀于前無譏也而繼書盜竊寶玉大弓於是乎以虎為戮矣

盜竊寶玉大弓

或曰子前謂家臣亦魯國之臣季氏為非家臣得而

正之是不可以畔言也今陽虎以盜書何邪曰家臣而正大夫固不可以畔言也不能正大夫而踵大夫之惡則不得謂之非盜也左傳謂陽虎公山不狃叔孫輒謀去三桓而更其處巳執季斯且將殺之孟氏救之而免陽虎戰不利入公宫竊寶玉大弓以出遂據讙陽以叛公羊則云季氏逐君之後取寶玉大弓藏於家陽虎執季孫奪而取之意如竊之於公虎又竊之於季氏虎實踵意如之惡春秋所謂盜意如與

虎皆是也意如以死故畧虎以賤故不名此一事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人謀國為事之最重而當書而聖人惟書竊寶玉大弓而季斯之執之釋畧而不書盖以季氏實有當討之罪惜陽虎非討賊之人耳虎得寶玉大弓不以歸之公府而欲載之以奔是以知其志不在公室亦盜而已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七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八　　宋　家鉉翁　撰

定公下　敬王十九年　晉定十一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者魯公受之成王以有魯國是之謂分器前此季氏逐君取之以為已之私有其志在於篡而

已矣今天奪其魄身既殞而家臣亂於內寶玉大弓乃得歸於公府春秋書竊於前書得於後著季氏可翦而國之大權將復歸於公是以拳拳書之喜之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也齊衛伐晉次于五氏書次不書伐不與之以伐也陳止齋謂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何中國無霸也齊衛伐晉則其不書伐

何春秋重絶晉也愚謂厥貉之次楚莊窺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圖繼霸也其書次若同而所以為次則異荆楚之窺中國與霸國子孫之圖繼霸不可同日語也然春秋所以譏意蓋有在晉德既衰中夏莫與主盟春秋固幸齊桓子孫猶克自振庶幾託以討賊之事今焉後其所先伐晉次于五氏又伐晉次于垂葭晩晉國之衰而欲掩有其霸業霸業在家而不在晉也是故不書伐而書次非以諸侯不當叛晉即齊

而重絶於晉也背盟即楚是之謂叛去晉即齊奚其為叛晉自平公舉中國霸權而遜之於楚春秋固已無望於晉今晉益不競諸侯各擇所從從齊不猶愈於從楚乎使景公能修桓公之業攘楚尊周救災恤患惟義是與則中國所賴春秋方將與之五氏之次可與厥貉之次同日語乎自是再次皆譏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暨者齊欲之非魯志也此書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魯欲之而求之於齊也書暨書及抑揚襃貶之所繫也自襄昭以來季氏外交晉卿以遂其犯上專國之計定八年猶為晉侵齊者再今未三歲忽及齊平此亦季氏以便其私非為魯國忠計也是時陽虎謀去季氏事不克奔

齊請兵以伐魯將以除季氏季斯以是懼汲汲解仇於齊為此會以紓目前之禍亦以晉定無能有為舍而去之耳威福在晉則屈節以事晉利害在齊則背約而從齊此春秋所惡故書及齊平以畢之觀前日之暨平見今日及平之為譏矣是行公親會齊侯于夾谷齊人窺見魯之內有所迫急於得平反以是肆暴犇彌之姦莱夷之刧良以是故耳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挌齊人之强暴則定公幾不

獲免而魯之危甚矣以地至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七年衛始叛晉為沙之盟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衛侯復欲與晉為盟趙鞅不善撫納乃使賤者盟以辱之衛侯怒遂絶晉而即齊九年偕齊侯為五氏之次伐晉夷儀固恥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衛以報愈貽誚於諸侯而叛者自是益衆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此汶陽田魯舊疆也成二年晉人命齊以歸之魯書取汶陽者是也其後晉人使韓穿來言復以與齊魯不之與也故昭公之出齊人取鄆居公末年鄆潰齊人因而取之定七年齊以讙陽關歸魯為陽虎所據虎敗地復歸齊及是齊人以歸然汶陽之壤甚闊僖公以賜季氏為采邑者又在此外也春秋書歸疆見之書法者前後每不同齊人歸我濟西田也宣十取汶

陽田也成二取邾田自漷水也襄十九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也定十齊人歸讙及闡田也哀八經凡五見取汶陽取漷水歸疆也書取不書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是故書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嗚呼聖人道化所感强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左

傳所載兹無還之對陋矣雖然聖道功用豈止若是而已哉故必有堯舜湯武之君而後能得皐稷伊呂之佐周室既衰諸侯皆庸夫妄人復脅制於强悍不軌之卿族是豈聖人行道之時而功化因事而見者惟夾谷之會與魯疆之歸耳學者讀春秋至是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非無實用特患乎克拓有所未至耳夫豈申韓鞅斯以刑名法術刼制天下强人以必從而謂之治效者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之邑也公若爲之宰州仇以私怨殺之公若之黨侯犯據郈而叛既而以邑奔齊齊人受侯犯而以郈歸之魯前既歸汶陽此復歸郈此聖人道化之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或曰郈之叛叔孫其得謂之叛乎曰此實以邑叛也若南蒯陽虎始皆以公室爲辭其後事不成或以邑叛或以盜終而其心

跡乃著與郈之叛差不同耳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春秋每於一國之事而再三書者深致意焉耳自此兩年間書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罪皆累於上春秋所以責景公也樂大心宋之舊臣本無大罪樂溷譖焉宋景不察而遽逐之以豎子之讒逐一大夫罪累上一也公子地有馬公取之與嬖臣

向魋地怒扶魋公怒地奔以嬖臣之故翦其公族罪
累上二也公弟辰母弟也為地請留而公不許辰怒
率仲佗石彄俱奔其意亦欲君之留之而公復不為
止以嬖臣而奔母弟罪累上三也奔者固皆有罪而
宋景所以待其大夫公族母弟者抑亦少恩甚矣君
人者人倫風化之所自出己居其厚猶恐其薄居其
薄無所往而非薄宋公以嬖臣豎子之故使其母弟
公族一朝俱奔考其事過皆在公是故春秋始終備

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至於辰與地之本罪則於下文見之皆以叛書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前此齊與鄭衛盟于鹹盟于沙矣今而三國復共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受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而諸侯雖散於晉而不復能翕然並合於齊晉雖衰而齊亦卒不能霸無人焉爾若其有人率諸侯獎王室救災恤患為桓

公之所為是亦桓公而已矣惜哉有其機而無其志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國君之母弟奔而書弟其例不一或譏兄之不友或譏弟之不弟今宋公之弟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則譏宋公之不友辰之不弟而仲佗石彄以人臣而私事母弟又春秋之所深責也公子地以嬖䰤之故為禮而奔辰為之請止宋公弗聽辰怒亦奔辰於君為母

弟地則衆公子也辰以地故而自絶於其兄已為不可而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仲佗石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母弟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是皆名敎之罪人此一書而並貶者也或曰魯宣之母弟叔肹衛獻之母弟鱄宋景之母弟辰或奔或否而其事有相類者於辰也亦何誅曰否叔肹不義宣公之簒弑不食其禄亦不棄其親春秋所深與也鱄以獻公失信於甯殖報德以刑怒而奔終身不向衛國

而坐春秋義之而不深責也若辰者以一朝之忿棄其君兄與亂臣為伍春秋所誅是故以叛書可與肸鱄同日語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自入春秋母弟之為亂者鄭叔段其首也春秋書克段而不以弟書此書弟書叛何也曰此春秋用法輕重之權衡也段據京以叛志在於簒不言弟絶之於

天倫所以誅也辰之出也非有不軌之謀直憤激不平而出故其罪下於段仍書公弟然所以書叛爲其結黨而入據邑以叛實叛也前書暨此書及暨者不得已之辭及者從之者也得已而不已者也劉氏曰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辰爲首惡而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其從也春秋

於辰之奔也書曁仲佗石彄出奔至其入蕭也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蕭以叛嚴首惡之誅逭脅從之戮也又繼書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而不書叛叛非樂大心之始謀其罪又下於彼三人觀乎此見春秋用法絫銖無爽必有是罪而後加之以是刑彼意誅云者非春秋垂法之旨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六年以晉命侵鄭取匡此及鄭平以解前日之怨故

傳曰始叛晉也自文公之霸魯事晉惟其常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絶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或曰晉必不可畔乎曰否惟義所在而已季氏昭公之賊晉大夫季氏之死黨定公者親昭公之弟絶晉而誅季氏定公之所得為也前也不能絶之而卑躬以事之今而絶之以利害為向背者也是故有譏前書及齊平此書及鄭平及云者魯欲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而左傳乃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成不克墮如左傳所言則墮三都者强家之所欲家臣據邑以叛大夫不能制故墮其城之過制者以塞絶

亂源本不出於夫子之意郈費之所以墮以公山不狃侯犯故耳成之不克墮孟氏猶欲為自保計是以攻之不克夫大都耦國古人所戒公羊所謂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者先王之制也始城費城郈强族所以抗其君今墮郈墮費强族所以自去其疾葢費郈有叛者故二氏假君命以墮之而成之守者猶事孟氏而不替故何忌猶不受命非吾聖人所欲墮也若聖化所感固有不待兵而從者夫豈不克墮而遂

已乎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晉爲盟主衞石買伐曹曹人愬于晉晉人執石買而討焉此盟主之所宜爲也今齊以盟主自居衞公孟彄再以師伐曹齊人不敢問則何以盟主爲哉此及十三年再書衞彄伐曹著中國之無盟主非獨責衞亦以責齊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義見上墮郈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前年會齊侯夾谷今復為此盟皆强家所欲為也前日倚晉大夫為外援以抗其君今晉政不綱外侮交至舍而從齊猶懼齊之來伐是以為此盟也先是陽虎奔齊勸齊侯以兵加魯其意實在季氏齊未能用侯犯復繼往焉故强家者以是懼專意從齊甫盟于夾谷又盟于黃使乘絡繹而不以為繁為是故耳使

齊景公能因虎犯公山之釁奉辭以討季氏為魯國去有年之蟊賊猶為義舉足以大服人心而景志不在遠姑藉以市恩强家不惟不能討又從而養成之嗚呼齊之景魯之定其無以大相遠乎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魯之邑也非若外國圍之不能下而遂釋之也魯

墮三都郈費已從命成獨負固而未服致其君自將臨之卒不受令而止此皆何忌之所為是之謂叛其可已乎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内叛而不能討何以為國若定者亦擁虛位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衛次于五氏次于垂葭案傳皆以伐晉春秋惟書次而不書伐不與其伐也非謂晉不可伐也晉既失霸則凡中國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事者皆可以修

明霸業號名天下初不必求之於晉也為景公者當請命于周而徧告于諸侯之國曰晉比歲多故夏盟無主諸侯強呑弱大併小弗問臣逐君下陵上弗恤夷狄滅同盟之國視非已責弗救諸夏罔所依憑吾承王命將攘楚遏亂以修方伯連帥之職辭直而義壯孰不我從乃今日會某明日盟某又明日次于某其末也復悉力以救晉大夫之叛者愈行而愈陋欲以圖霸豈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蒐軍政也魯自宿意如盜竊兵柄舉國中丘甸卒乘皆為己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意如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君可以有為之日而定公庸且弱苟安目前而不能為魯國深長慮兵柄可收而不能收政權仍在季氏公室自是遂卑無復興起之望矣亂在內而不能討日蒐何益哉書大蒐所

以貶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為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氏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人之亂

臣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爲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夕之故哉趙鞅專殺荀寅士吉射擅興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則同也鞅挾晉陽之甲將以内向此叛也寅吉射據朝歌外交齊狄以抗其君亦叛也鞅之交在内故不旋踵而得入寅吉射之交在外故事危而難成春秋於入晉陽入朝歌皆以叛書惟其公也荀躒韓不信魏曼多黨趙鞅爲之請復惡寅吉射攻而去之各私其私

也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之於晉也公羊子乃曰鞅取晉陽之甲欲以誅君側之惡人夫鞅與寅吉射均為有罪均皆當討而云取晉陽之甲欲以除君側之惡此因鞅歸而立為此義其誤甚矣○呂東萊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則亦叛而已矣此論太過夫以魚石欒盈之據邑而春秋猶不加以叛之罪臧武仲豈

欲叛者邪夫子只言其要君要君之罪與叛不同春秋豈妄加人以罪乎諸儒求經之過恐失本旨

薛弑其君比

三傳不言其所以弑之故以書法而言與晉弑厲公州蒲之例同州蒲之弑衆弑之也薛弑其君當視州蒲之例泰山孫氏謂以國弑者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耳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其流弊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為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

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為惡不可不謹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謂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衛侯逐戍并其黨故趙陽奔宋北宮結來奔夫人南子也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為而非戍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

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令戌也怙冨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濟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怙惡愈堅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

名陵之會頓子在焉其不屈於楚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荆楚既衰猶比而從之不釋眞無人心者矣春秋書楚結陳佗連兵滅國誅楚而罪陳也凡國亡不能死而見執者皆名

夏衛北宮結來奔義見前公叔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公作醉里

越書於越卑之也吳雖用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攘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戰固嘗襃之矣越以楚故襲

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攘楚之功者越議其後耳是故昭十三年始書越至定五年入吳而書於越賤其為楚用也或曰柏舉之戰吳固爵矣今其敗而以國書何歟曰勝而驕驕而敗敗而遂亡是故夷之耳

吳子光卒

此闔廬也敗于檇李傷而死子夫差立厲志復讎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夫以闔廬為父

而夫差為子皆有英才俊識足以當大任太伯之後其將興矣而安於固陋不能登進忠賢崇尚周禮倏興而卞偃惜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義併見會于洮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規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絶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盖始從於齊也左傳謂于洮于牽

之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齊宋魯衛相率而預於亂者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而不以為恥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自是頓革今齊景欲纘成乃祖之霸業而率三國之君往輔人之叛者彼三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謂石尚天子之士是故以名書愚以為譏也齊桓之霸也襄王使宰孔賜之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殊禮也嘗施之于葵丘之會自是以來諸侯非有大功不受此賜定公受位于賊臣不以王命立其罪當討周室衰亂不能正辟則已而天子遽遣使以脤來歸以襄王所以寵桓公者而施之魯定彼以何德而膺受此賜乎若謂每祭必歸則為常禮春秋何以書此以王寵濫加而特書以譏之耳

是故王使以名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載蒯聵謀殺夫人南子事不克而奔劉氏權衡曰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將以告之于君夫人懼其斥已之短因太子來朝啼而走曰太子將殺余靈公惑於南子之譖不為之辨以是逐太子此其真也又蒯聵奔宋宋南子之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其

奔也又入其家此必不然愚少讀左傳即有疑於此後見劉公權衡乃知前輩已有是言葢靈公夫人雖淫亂不道初不聞動揺家嫡如驪女宋芮之所為彼蒯聵縱强愚無知亦豈有以道路不根之語挾刃入宫蹈必死無赦之罪如傳者之所云乎葢蒯也欲以野外所聞為其君告而輕淺不善為謀反為夫人所先以是而逐春秋不去其世子之號以是故耳○自入春秋衛國再亂始以宣公納伋妻終以靈公溺南

氏綱淪法斁内憂外患相秉而起以是知一身一家一國理亂脉絡相為流通聖賢六經所以垂戒殆非虛語春秋先書三大夫之奔至是遂書大子逐衛亂已成而靈公猶不悟其後子據國而抗其父臣稱兵以伐其君大亂幾亡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義見前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高郵孫氏曰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是知蒐者公也不書公政在三桓也棠魚郎狩地遠則譏政自公出故皆書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故皆曰大蒐而不曰公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也此說甚善公在國中國人惟知有季氏公在軍中士卒惟知有三家定之不能君亦甚矣春秋不書公會有深意

城莒父及霄

城兩邑譏勞民與城諸及鄆同例蒐之後繼之以城皆譏也魯國之禍在三家而不在敵國是時三家少戢為定公者當復軍制之舊以丘甸卒乘歸之公室而魯無事矣而乃懐賊臣立已之私恩撫機而不能斷國之大權仍在季氏蒐何益哉城何益哉哀公不沒於魯定實為之

附見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歲孔子以大司

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不書冬者貶也又曰冬陰也臣之象也去冬以見無臣道此休等牽合之說聖人豈以去位之故缺冬不書乎缺文何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魯不相為下有自來矣今中國無霸諸侯擅兵魯之强家且將不利於邾故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此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抑亦甚矣而哀

二年季氏卒興師夷其國春秋備書之責魯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義見僖三十一年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名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名陵之耻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春秋之書之閔之也正如江黄二國慕中國而來從其後楚人加之以兵霸者坐視其急而莫之救後先皆亡春

秋以是而責齊晉今胡頓以從於伐楚後先見滅春

秋閔而書之晉既衰亂不足責矣胡氏惑於左傳之

浮辭乃謂胡子實有自取滅亡之罪故楚子書爵胡

子書名安有滅人之國而無貶而更爵之者乎爵之

目其人也胡子不能死難是故名

夏五月辛亥郊義見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當定公之世聖人道化既行於魯國未幾去之謂定

公而不知聖人則夾谷之相儒效宣昭自是而為司寇攝相事若將舉魯國而聽之者卒之去而公不留行是孰使然哉聖人之道不與强家之政對峙而並行也方家臣為亂季氏懼而自戢定公猶得以少伸其志及費郈既墮三家之氣勢完復如舊而聖人之身不能一日安於魯正由定公用心不剛向道不篤故羣醜得以復出為害道之將廢與命也於定乎何誅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取地以處之鄭為戎首春秋是以貶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或曰此齊衛之三次一五氏二垂葭三渠蒢皆伐也而春秋以次書何哉曰知義之當為而為之不勇貶也知義之不可而為之不已亦貶也五氏垂葭以救范中行知義之不可既進而次此救宋知義之當為

而為之不力書次皆所以貶也乃若齊桓伐楚次陘當伐而伐當次而次者景不足以知此

邾子來奔喪義見九月滕子會葬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之妾哀公之母義併見下葬定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自入春秋未有書來奔喪會葬者今書奔喪會葬譏也禮天王崩諸侯相率奔喪遠者躬會葬周衰小國

以事王者而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

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之君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

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曰雨不克襄事禮也穀梁曰葬有日不為雨止

禮也不克葬葬不以制也二說不同左傳之意若曰

送終人子之至痛雨而葬必有不能盡人之情者故

以翼日而葬為得禮穀梁之意謂國君之喪塗車蒭

豈不能具以為非制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近世名儒禮家亦有講於此事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然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賑不可也

辛巳葬定姒

姒氏之卒不稱夫人其葬也不書小君則定姒非嫡夫人何疑公羊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之意以定姒為哀公妾母哀公立未踰年故僅書其卒葬云耳蓋成風敬嬴以妾母而稱夫人小君而卒葬者以僖宣居位久既尊之為夫人事之以母其卒也以夫人薨葬告於同盟之國祔於祖姑而不祔於妾祖姑是故成其為夫人之禮夫子作春秋於魯國小君之名號不得而削之故

因而書之耳今哀公立未踰年子尚不得稱君妾母豈得而僭夫人小君之號故書定姒薨葬定姒其得書薨葬明其為君母也不書夫人小君著其為妾母也春秋於魯之妾母著義甚精雖不削其夫人之號亦未嘗輕與之以夫人之名特傳者求之未精耳

冬城漆

冬而城時也所以書必有其故左傳乃云不時告也實以秋城魯知其不時及冬而後告于廟其未然歟

漆閭者邾庶其之叛邑城他國之叛邑以為己邑是故書以譏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八